

# 文学话语书写与相对性的认同

周桂君

(东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创作与认同的关系和批评与认同的关系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创作中的认同体现的是创作主体的创作姿态,创作主体如果不以认同他者为出发点进行创作,就无法创作出能够为读者接受的作品。就读者而言,如果不求得与创作主体意识和文本所体现的意识的认同,也难以实现对文本的理解或批评;而要达到这种认同又必然面临种种困难:各种意识的非统一性、语言媒介的模糊性等等,意味着在批评视界中应该期待相对的认同,而不能追求绝对的认同。

**关键词:**认同;创作;批评

**中图分类号:**I10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09)03-0148-05

## 一、认同及其特质

认同(Identification)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精神现象,其概念内涵在不断扩展与深化。它既是一个多元化问题,又是一个跨学科问题。就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而言,探讨认同离不开社会学和心理学。从社会学角度看,认同是指“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塑造成的、以人的自我为轴心展开和运转的、对自身身份的确认,它围绕着各种差异轴(譬如性别、年龄、阶级、种族和国家等)展开,其中每一个差异轴都有一个力量的向度,人们通过彼此间的力量差异而获得自我的社会差异,从而对自身身份进行识别”<sup>[1]47-48</sup>。这说明认同与自我寻找的关系,自我寻找本质上就是要回答“我是谁”这个生存的本体论问题。人们渴望回答“我是谁”这样的问题,是因为谁找不到自我,谁就没有真正生活过。对自我的寻找根本上是对生命意义的思索,只要有人存在,就不会停止。自我寻找是一个和存在密切相关的问题。谁能回答“我是谁”,谁就不再是生命的漂泊者,而是一个回到港湾中的人,因为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家园。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的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sup>[2]38</sup>。这说明个体对社会的依赖,人是通过他者得以认定自我价值和意义的,或者说,人是通

过他者获得对自己身份的确定。

从心理层面讲,认同产生于欲望。作为人,每个个体都有他的个性,同时,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着与其他人相通的共性。共性是理解的基础,而个性的存在则激发了单个个体对其他个体了解的欲望,这正是认同的动力。这种动力促使个体想要进入另一个体之中,去体验他者的思想与情感,反过来,对他者的体验则从另一角度加深了对自己的认识。归根结底,认同是以体验他者为手段而满足了对自我了解的欲望。具体来讲,这个欲望就是著名的德尔斐神谕:“认识你自己。”只有认识了自己,才能找到生命的意义和存在的价值。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改变生活和改变自身的想法,有谁会心甘情愿地付出努力来做某件事情。认同的发生不是静态的,在产生过程中充满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一直都是在困境中曲折前进的。人的一生就是持续不断地认同于某个特定身份的过程,这个持续的认同过程使人的“自我”得以形成并不断变化。

认同的寻求意味着交流。写作与阅读是一种书面形式的交流,就交流的程度与效果而言,其优势显而易见。书面交流可以超越历史与疆域、国家与民族,能让我们同时生存于自己和他者的时空中。写作让生存在一定空间和时间的有人有机会与他者对话,同时也和内心中的自我对话。阅读与写

\* 收稿日期:2008-08-25

作者简介:周桂君(1965-),男,辽宁北票人,东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研究生;吉林大学外语教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英美文学和西方文论。

作一样,是借助文本对自我进行的寻找。作家通过作品与世界沟通,因为他们将自己的感受以文本的形式外化,文本就成为他们生命的最本质的痕迹,读者阅读也同样是对生命的一种把握,读者通过对作家思想痕迹的追逐达到间接与世界沟通的目的。

萨特说:“人一方面意识到世界万物必须借助于人的意识而显现,另一方面人又意识到自己对于被揭示的世界而言是微不足道的。为了使自己感到自己对世界而言是重要的,人就通过艺术创作将呈现于意识中的世界固定在画布或文字中,于是这个被固定在画布和文字中的世界就成了人生产的东西,是人的自由的实现。”<sup>[3]152</sup>这就把文学的本质与自由、存在联系到了一起。通过写作而实现自由,让人找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找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从认同的角度讲,就是找到了进入世界和他者的路径,从而也就解决了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萨特又说:“阅读的本质是自由的,读者完全可以这样阅读、也可以那样阅读……真正的阅读自由是一种负责任的自由,是那种尊重作品的吁请并服从艺术品价值要求的自由。”<sup>[8]152</sup>

## 二、认同的实现与文本创作

作品中表现出来的认同是创作主体深刻体验到的一种状态。对于这一点,许多作家都谈到过。约翰·济慈在书信中写道:“随着想象力的加强,我日甚一日地觉得自己不只生活在一个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上千个世界之中——每当我独自一人,史诗中的伟大形象立即就聚集在我周围,他们听从我的驱役,如同国王的侍卫那样——接下来,‘悲剧排山倒海般地袍笏登场了’。根据心境的不同,我或是与阿喀琉斯一道在战壕里喊叫,或是与忒奥克里托一道悠游于西西里的山谷中。”<sup>[4]229</sup>这正是作家与他者达成认同的形象化写照。济慈对认同的感悟表明认同的发生与想象不可分。正如当今盛行的虚拟空间概念一样,认同也为创作主体提供了一个虚拟的空间,创作主体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实现幻梦中才能实现的一切。可以说,想象力如同一叶扁舟,是从此人之岸抵达彼人之岸的工具,没有它,认同是不可能实现的。

在认同的实现过程中,创作主体自己则要退后。这一点,济慈有过明确的论述,他在1818年10月27日致理查德·伍德豪斯的信中说:“说到诗人的个性……它不是自己——它没有自我——它是一切又不是一切——它没有个性——它喜好光亮与阴影,不管是丑还是美,是低还是高,是富还

是穷,是贱还是贵,它总爱率性而为——它对事物黑暗面的探析,与它对事物光明面的玩赏一样无害,因为这两项都止于静观。一名诗人是生存中最没有诗意的,因为他没有自我——他要不断地发出信息,去填充其它的实体——太阳、月亮、大海、世上的男男女女,作为有冲动的生灵,他们都是有诗意的,因此都有不变的特征——而诗人却没有,没有自我。”<sup>[4]214</sup>“诗人无自我”的理论在艾略特那里得到了更充分的说明,他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提出“非个性化”理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诗人的心灵应该像一个容器一样,可以让各种情感置放在里面,而诗人的心灵却能够不受影响,保持中性。无论是济慈的“诗人无自我”主张,还是艾略特的“非个性化”理论,都要求诗人在创作时与他描写的事物拉开一定的距离,这样,他就可以进入到他者的意识中去,去客观地反映事物,而将他自己的主体意识消融于对他者意识的理解中。创作主体不干涉他所描写的情绪或塑造的人物,唯有这样,创作的文本成果才能最终成为读者所接受的客体。可见,在创作者那里认同要求创作主体主动进入他者并与所创作的对象拉开距离。

伟大作家的创作无不彰显了这一情结。莎士比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爱默生的《诗人莎士比亚》说:“有什么秘密他不能心领神会呢?有哪一种职责、功能,或人的工作领域他会遗忘呢?他像泰尔玛教拿破仑一样,教过多少国王治国之方啊!少女们发现他比她们更温柔,因为哪位恋人也不比他爱得更深情。难道他的眼光不比哪位圣人远大?又有哪位行为粗鲁的绅士没有受过他的教导呢?”这就是认同在创作中产生的神奇力量。莎士比亚替形形色色的人讲出了他们的心里话,成了他们的代言人,而无论他们是谁,总能在他那里找到一个自我,这就是莎士比亚魅力永存的原因之一。

认同在创作主体方面的极致表现类似魂灵附体。李渔《闲情偶寄》说:“文章一道,实实通神,非斯人语。千古奇文,非人为之,神为之,鬼为之也。人则鬼神所附者耳。”这听起来有点像柏拉图的灵感迷狂说。柏拉图《伊安篇》说:“诗人是一种轻飘的长着羽翼的东西,不得到灵感,不失去平常人的理智而陷入迷狂,就没有能力创造,就不能做诗或者代神说话。”“诗人只是诗的代言人,由神凭附着,最平庸的诗人也有时唱出最美妙的诗歌。”<sup>[5]2</sup>柏拉图把伟大的诗篇说成是诗人代神讲话的结果,不是由人创造的,而是由神创造的,伟大的作品是诗神的作品,而非诗人的作品。神灵附体的说法当然是

唯心主义的，神是子虚乌有的，而人却是实实在在的。所谓诗神的作品指的是诗人在创作过程中进入了一种忘我状态，而忘我的实现就意味着完全进入他者的心灵中，写诗的时候诗人并不是他自己，而是他者的代言人。

波德莱尔在《人群》中这样描写认同：“诗人享受着这无与伦比的优惠，他可以随意使自己成为他本身或其他人。如同那些寻找躯壳的游魂，当他愿意的时候，他可以进入任何人的躯体。对他自己来说，一切都是敞开的，如果有什么地方好像对他关闭，那是因为在在他眼里，这些地方并不值得一看。”<sup>[6]19</sup>波德莱尔想要表达的是认同为作家提供了体验人类思想多样性的可能。从上古的神话中也能找到与波德莱尔近似的关于认同的思考，《淮南子·说林》中谈到女娲造人，“黄帝生阴阳，上骈生耳目，桑林生手臂，此女娲之所以七十化也”，每位天神都造了人身体的一部分，组合起来便成了完整的人。神话中所说的“七十化”指的是人的精神而非肉体，因为只有精神具有千变万化的特点。精神何以能够如此多变呢？因为精神具有无限丰富性，必然会以千变万化的方式表现出来。体验这种千变万化就是认同所要经历的过程。波德莱尔的论述可以当成“七十化”的注解来解读。作家只有体验这种人类思想的多样性才有可能写出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只有普遍意义的东西才能为广大读者接受。可见，创作主体的认同之所以能够产生出不朽的文学作品，原因在于认同产生出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而这种普遍性的东西中蕴含的哲理使作品获得了超越时空的生命力。创作主体如果不以认同他者为出发点进行创作，他就无法创作出能够为他者所接受的作品。

### 三、批评话语与相对性的认同

就读者而言，如果不求得与创作主体意识和文本意识的认同，也难以实现对文本的理解或批评。而要达到与这两种意识的认同又必然面临种种困难：各种意识的不统一性、语言媒介的模糊性等，意味着在批评视界中，我们应该期待相对的认同，而接受绝对认同不可能存在这一现实。

认同要在他人或他物身上找到自我，确定我们自己是谁。这种找寻可以在现实中实现，也可在幻想性、创造性的世界中实现。在后一种对自我的找寻中，读书无疑成了最有效的途径，这种认同不是自然而然实现的，它必须经历能动性的思考，这个过程就是阅读作品并对作品进行审美的或道德的

价值判断，也就是批评的过程。

如果说阅读批评是一种认同，认同所具有的特点必然影响阅读批评，并在一定程度上规定阅读批评的属性。了解这些具体的属性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文学批评的性质，帮助我们从宏观角度来把握批评的局限，并在从事批评工作时能够有意识地超越这些局限，将文学批评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那么认同具有什么特点呢？

认同意味着主客体双方意识的融合，其可能性在于作品揭示的是普遍存在的人的本质与真理。亚里士多德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有哲学意味，更被严肃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sup>[7]39</sup>这里的诗可以从广义上理解为文学作品。另外，事物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相互依存的特点又使得认同具有相对性的特征，在一定的时空范畴内和一定的程度上，作者意识和读者意识相对认同是可能的，而读者意识与作者意识的绝对认同是不可能的。在阅读过程中，一直发生的事就是现实中读者的自我意识不断沉浮，有时在文本中潜游，有时浮出文本之上。有时感觉自己同书中的某些人物或某种情感合而为一，有时又跳出书外，沉浸于对自己生活的联想中。

阅读过程是一个思想转换的过程。但这个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公式所能表达的。“由于他人思想对我个人的思想的这种奇怪的人侵，我成了必须思考我所陌生的一种思想的另一个我了。我成了非我的思想的主体了。我的意识像一个非我的意识那样行事。”<sup>[6]241</sup>主客体之间在阅读中所形成的微妙关系使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形成了一种重合、背离和复现创造的关系。重合是指读者意识和作者意识相互之间成功沟通、理解并达成一致；背离是读者对文本的曲解；复现创造是读者在文本阅读过程中在文本基础上有意加入创造的成分，从而产生望文生义的现象，它与曲解类似，但曲解更多的是无意而为之，而复现创作常常是读者强烈的突出自我的愿望使然。福柯认为：“批评不是要作出判断，而是要给一部著作、一本书、或者一个句子、一种观念带来生命，为了使之散布开来，它把火点燃，观察草的生长，聆听风的声音，把捉飞逝的泡沫。它使生存的符号多姿多彩，而不是判断；它召唤它们，把它们从沉睡中唤醒。有时它竟创造了它们？那就太好，太好了！作出判断的批评令我昏昏欲睡，我喜欢的是富于想象力闪光的批评。它不是至高无上的，也不是涂脂抹粉的，它挟带有可能的风雷闪电。”<sup>[8]187</sup>这与我们所说的复现式阅读类似。这三

种阅读情形并不是分别发生在不同阶段或在对不同作家的解读中,而是同时发生在一个阅读行为中。阅读的理解永远不可能达到精确,即使是作者本人对自己的作品进行阅读,也不可能完全重现他在创作时所处的意识状态,“任何人都不能完全再现所谓客观存在的文本,因为古人有古人的‘视界’,我们有我们的‘视界’。换句话说,古人与我们处在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个人环境等等的背景之下,我们不可能摆脱掉自己的视界,纯粹沉浸在古人的视界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和解释实际上是不同视界之间的碰撞和交融,而且正是因为如此,人类文化才有可能进步与发展”<sup>[9]18</sup>。

伊格尔顿区分了一般意识形态、作者意识形态和文本意识形态,一般意识形态指“任何一种社会生产方式都必然会产生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他认为,一般意识形态由一些自身相对统一的‘话语’所组成,这其中包括伦理价值话语、艺术表现话语、宗教信仰话语等等,这些话语与一定的、可称之为是一套意识形态文化机器的物质机构相联系。或者说,后者是前者寄身之所,意识形态所反映的是个人与其社会条件的体验关系”<sup>[10]236-237</sup>;作者意识形态是“作者被以特定的方式置入一般意识形态这一符号秩序之内后产生的结果。这一‘置入’是由一系列不同因素多元决定的,包括阶级、性别、民族、宗教、地域等等”<sup>[10]237</sup>;“文本意识形态不是作者意识形态的‘表现’:它是对于一般意识形态进行美学加工所得的产品”<sup>[10]239</sup>。伊格尔顿认为主客体之间发生的情形有点像演出和剧本的关系:“演出与剧本的关系也往往被认为是表现、反映或复制的关系。然而演出实际上不是‘反映’剧本而是对剧本进行加工生产。演出与剧本的关系不是反映而是劳动关系,导演和演员通过戏剧工具把剧本这一‘原材料’生产为产品。”<sup>[10]239-240</sup>如果把演出比喻成阅读,那么剧本如同文本,演员如同读者,正如演出创造了剧本一样,阅读也创作了文本。在演出中,创作的主体是演员;在阅读中,创作的主体则是读者。对作品的认同不仅存在于主客体内部,也存在于外部。这个存在于外部的问题,也许可以通过读作者传记和了解作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历史背景来补充,类似一种意识形态的还原工作,但应该明白这种还原式的工作永远做不到真正的还原,不仅时间上,而且就其历史性而言都是不可能的。历史永远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作者就生活在我们中间,他的意识形态还是和读者不一样,这正如伊格尔顿所说的,由于个

人的嵌入方式不一样,不可能产生读者与作者同步的情况,不可能产生作者和读者的完全认同,所以认同只是暂时的、瞬间的、相对的。

具有不确定性的作者意识必然在置入社会意识时产生千姿百态的变化,作为置身于社会之中的存在者,作家必然进入意识形态符号秩序之中,但由于每个人所进入的方式或方位不同,最终内化为作者意识形态的东西也不同。这也启发我们思考,就是通常所了解的作者生平对于他创作的影响究竟能在何种程度上帮助我们理解原作意图。“意识存在,因为它显露出来。然而它若不使一个它与之密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世界浮现出来,它自己就显露不出来。”<sup>[6]206</sup>在思考个人意识时,必须将其放在整体意识背景下,只有当个人意识作为整个人类意识的组成部分时,才可以获得话语权力,否则,文本是否能够作为物质的存在尚不能确保,又何以展现自身呢?“作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享有文本在我身上享有的那种特权。”<sup>[6]244</sup>读者意识和文本意识永远不能完全重合还因为主客体的意识是在交流与互动中存在的,这是一种动态平衡系统,一旦动态变成静态,本文也就死亡了,因为停止阐释的文本就是走向被抛弃的文本。“苹果的滋味来自于果实与腭的接触,而不是果实本身;同样,诗歌来自于诗与读者的相会,而不是印在书页上那些符号构成的分行。关键在于……那战栗,在于每次阅读时产生的那种几乎是肉体的激动。”<sup>[11]477-478</sup>只有当文本与读者对话即阅读行为真正发生时,文本才被激活,成为阅读、研究和批评的对象。这就是说,文本在作者和读者的互动过程中得以实现其价值,而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是文本。作者——文本——读者三者之间的关系永远是一个引人入胜的话题,对文本的阅读如同被快乐的洪流卷走,让精神在文本中历险,那是批评的快乐。

那么,在阅读批评中,我们的收获是什么呢?拉康这样描述孩子看到自己影像时的反映:“他的自我同这个映像完全一致,而且只有在被投射时才能形成。不论镜子实际上是否起了某种重要的作用,可以肯定,孩子在接近六个月时,便开始模仿父母,并在他们的注视下,把自己看作客体。这时他已经是一个自主的主体,在向外部世界超越,但他只能以投射的形式遇到自己。”<sup>[1]50</sup>但问题是那镜中的映像并不真的是你自己,镜中之像只是自我的一个幻影而已,它以不精确的相似性欺骗你的视觉,使你在虚幻中得到满足。镜子的比喻也适合文本的阅读,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也是以投射的方式来

与自己相遇。阅读批评中的认同类似于镜中所发现的自我,它是一个不清晰的幻像。更何况读者在对文本的接受过程中总在通过自己的意识进行删节、加工、曲解,即使同一个读者在对同一文本进行解读,由于时间不同也会产生不同效果。这是阅读的复杂性,也是批评的复杂性,同时也构成了主客认同实现的困境。

#### 四、模糊的语言与认同的相对性

语言给了文本以物质的存在。读者通过语言理解作品,认同也是通过语言实现。文本的复活掌握在读者手中,文本的内容是由语言表达的,但语言本身在表达思想时并非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精确。作为媒介的语言具有模糊性。抽象的道理难以用语言来描述,而形象的事物却可以得到精确的说明。然而,文学作品表达的是人的思想情感,不是具体事物的说明书,抽象是不能回避或逃脱的,那么,这个表达之难也不可能完全避免。在这种困境中必然造成语言表达上的模糊性,这种语言的模糊性也成为阅读批评中主客体不能完全合而为一的不能不提的重要借口。

当今时代,人们对语言的普遍怀疑已经登峰造极。有批评家认为:“语言是不稳定的,总是根据说话者的情绪的变动而变动,由于每一种说法都不可能是明晰而准确的,而是模棱两可含混不清的,所以语言总是不能恰到好处地表达出说话者所要表达的意义。语言产生于语言自身的蜕化和衍变,虽然可以提供相当可观的现实,却无法抵达真正的现实,现实是不可能的,真理终究只能是语言的游戏。”<sup>[8]226</sup>当然,这种对语言的全盘否定并不可取,

因为尽管语言有种种局限,但除了语言,我们再也找不到一种更为清晰的表达思想的办法了。

综上所述,在对文学创作与批评中的认同的研究中,我们发现,对于创作者,认同是实现文本普遍性的手段,有了普遍性,作品才获得了生命力。在阅读批评中,认同是激活文本的手段,当文本被激活时,文学作品才真正发挥了它的社会功能。于是,作为生存表现的文本,在寻找生存表现的读者那里找到归宿,即认同发生了。然而,认同的局限与生俱来,作者、文本和读者三种意识的不统一和语言的模糊性质都构成了认同的相对性特质。

#### 参考文献:

- [1] 王艳芳. 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5.
- [2]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M]. 高觉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3] 朱立元. 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
- [4] 约翰·济慈. 济慈书信集[M]. 傅延修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1.
- [5] 马新国. 西方文论选讲[M]. 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5.
- [6] 乔治·布莱. 批评意识[M]. 郭宏安译.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
- [7] 亚里士多德. 诗学[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5.
- [8] 方生. 后结构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2.
- [9] 张志伟. 西方哲学十五讲[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6.
- [10] 马驰. 新马克思主义文论[M].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
- [11] 翟灏. 准则与尺度:外国著名诗人文论[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02:11.

责任编辑 韩云波

### Literary Discourse Writing and Relative Identification

ZHOU Gui-ju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The focus of the paper lies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reation and identification and that between criticism and identification. Identification in Creation reveals the position of the creator. If a creator does not create his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alizing identification with others, he cannot produce acceptable works. As far as readers are concerned, if they do not reach identification with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reator and of the text, it is also difficult for them to understand and criticize it. In order to achieve that aim, readers are inevitably faced with many difficulties; the non-unity in the consciousness between the author,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the ambiguity of language, which means in the area of criticism we should expect a relative identification instead of an absolute one.

**Key words:** identification; creation; criticism